

阿富汗親共之透視

——似應重視之俄帝另一種攻勢謀略——

今日之阿富汗雖在民主與共產二集團間仍持「中立」，實則態度頗為親共。但世人對於此一王國而竟親共之原因固少注意，我國一般刊物對此一有如日、韓、緬、印等與我大陸均為鄰之國家現況亦鮮論及。按阿富汗之所以親共，純因俄帝對其攻勢謀略之得宜；而此種攻勢謀略，俄帝正擬繼續運用於若干落後及新興國家。本文除研究阿富汗親共之原因為外，深覺民主國家似應及早提高警覺，重視俄帝此種攻勢謀略。

俄帝對於阿富汗之攻勢謀略，可謂無孔不入，相當靈活。茲略分八項述之：

一、利用良好邦交：遠在一九一九年阿富汗獨立時，俄帝即加拉攏，故一九一九年四月阿富汗已有代表團駐在莫斯科。是年五月，俄帝首先承認其獨立並與建立外交關係。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該時之阿富汗國王阿曼烏拉——可汗曾訪蘇俄並與俄方代表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該約於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及一九五五年布加寧與赫魯曉夫訪問喀布爾時曾各延長十年。「蘇俄百科全書」中稱該約為「蘇聯與阿富汗友好邦交之更進一步」（註一），並鞏固阿富汗在國際上之地位。

二、偽裝尊重獨立：根據一九三一年阿富汗之憲法，阿富汗係世襲君主立憲制。國王為最高統治者，內閣由國王任命，亦僅向國王負責。三年選舉一次之人民會議及由國王任命之上院僅有顧問權；決定權則全在國王。國內並無且亦不許可政黨、工會，或其他結社組織之存在。俄帝對阿富汗之政策為協助統治階級並與合作，亦即莫斯科專致力於與王室建立友誼而不暴露對於政制之任何明顯意見。直至今日，俄共在阿富汗尚未建立共產黨，且亦避免任何在形式上與共產黨有關之活動，蓋冀翼受其操縱之王室地位，用作統治工具，俾達「無名有實」之侵略目的，實遠較直接行動為便捷，且不令人矚目。所以在與共產黨有關之國際性會議如所謂世界青年組織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等會議中，並無阿富汗共產黨徒以所謂「其國家之真正代表」出現。但莫斯科方面於論及「十月革命」對於各獨立及猶未獨立諸國之意義時，曾謂：「偉大而對人類開啓新時代之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已在殖民地之東方各國，包括阿富汗在內，發生重大之影響」（註二），可見俄帝在實際上已視阿富汗為附庸矣。

三、加強貿易關係：俄帝並不因阿富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而尊重其地位，反在戰後使雙方關係進入新階段而從事所謂「和平進步」。一九四六年六月會簽訂邊界協定，一九五〇年六月復成立貿易及償付協定，並規定此項協定於四年期滿時雙方若無異議

則可自動延長。自一九五四年起，貿易額顯然突增，一九五四年俄帝對阿富汗之貿易額僅佔百分之十，但去秋各共產集團國家與阿富汗之對外貿易估計約佔百分之五十；此外，當阿富汗必須放棄其經由巴基斯坦之傳統商道（即經坎達哈 Kandahar 南出巴基斯坦之古道）時，俄帝急起為其解決運輸出路之困難，而於一九五五年與之成立借道協定。

四、協助經濟建設：一九五四年初，俄帝貸給阿富汗數達三十五萬盧布供作建造糧倉二所，磨機廠及麵包廠各一之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布加寧與赫魯曉夫往訪期中，俄帝復自動建議以「對阿富汗確屬有利」之條件下貸給一億美元，期長三十年，利息二分，八年後還款。除此項貸款外，一九五六年初，又成立其內容為克里姆林捐贈阿富汗一百病床之醫院一所及大客車十五輛之協定。繼與阿富汗簽約者尚有波蘭及捷克之所謂「平等互惠協定」，規定波蘭、捷克須向阿富汗依照世界市場價格固定購買阿富汗之主要出產品。嗣俄帝對阿富汗其他經建如石油探勘與開發、電氣化，以及交通改進發展等，允於最近四年內助以數約一億五千萬美元之款項。關於技術援助，一九六〇年元月底，在喀布爾簽有俄帝協助阿富汗建立發電量達六萬基羅瓦特之水力廠一所，暫協助阿富汗訓練技術員工之協定。俄帝藉經援及參加大規模之生產，所謂「蘇聯專家」遂大量湧入，惟其方式相當技巧，即力求符合阿富汗之環境而拒絕避免「殖民統治者」之優越表現。

五、積極軍事合作：一九五六六年中，俄帝及捷克貸給阿富汗二千五百萬美元供作為數共約五萬人之陸軍購械之需。今日阿富汗部隊之裝備幾乎全為俄式；大批蘇俄顧問參加阿富汗軍隊之訓練，阿富汗軍官則至俄受訓，其受訓期限有長達四年之久者。俄帝對阿富汗之軍援數字迄今已達一億美元左右，且今猶在繼續中。除陸軍外，俄帝

並參加在阿富汗北部及喀布爾二沙漠機場暨其南部三機場之興建。
六、相互外交支持：莫斯科對態度「中立」之阿富汗政府除予大量之軍經技術援助外，在外交上亦每支持。例如前述之成立借道協定時，俄共即曾宣稱：「對阿富汗之主要壓力乃係來自服從華盛頓之巴基斯坦政府所發動。此一行動（封鎖邊境）係對阿富汗對外貿易之一種伏擊。蘇聯政府鑑於阿富汗政府之困難，遂即準備成立一種協定，俾使二國之貨物經由雙方之國土輸入第三國」（註三）。當赫魯曉夫往訪時，於對外政策方面，二國亦獲立場一致之協議，尤其對於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之爭執，俄帝願作後盾，而原頗親密之阿富汗對土耳其態度則轉冷淡。在聯合國各組織中，阿富汗遇有機會時，幾均支持俄帝。

七、隨時從事訪問：為表示雙方之親善，訪問頗為熱烈。一九五五年，布加寧以蘇俄部長會議主席及赫魯曉夫以蘇維埃主席團委員之身份親往訪問時，赫魯曉夫於十二月十八日曾在喀布爾之集會場中表示：「我儕之國家及政府雖不相同，但我儕之友誼實為鄰邦間良好合作之示範。願坦誠直言，誠為阿富汗獨立之政治而歡欣」（註四）。一九六〇年初，赫魯曉夫再度訪阿後，於同年三月五日在莫斯科運動場中所發表含有辯解性之報告中，復申述二國之合作，實由於蘇俄政策運用之正確，曾謂：「在赴喀布爾途中及該城中，向余等歡呼者不僅以其祖國語言，且亦使用俄語『斯巴西博』（感謝），『米爾』（和平），『特魯斯巴』（友誼）。自與蘇維埃專家共同工作或隨蘇維埃專家學習之阿富汗工人及阿富汗專家之談話中，吾人聽到極多對於蘇聯發自衷誠之感謝語」（註五）。其實，倘將赫魯曉夫所言稍加分析，則其對於阿方朝野巧言欺騙與業將阿富汗變成附庸之狡謀已甚明顯矣。同時公佈之「蘇聯—阿富汗聯合宣言」中，強調對於二國邦交進展表示滿意及視作「中亞及東南亞和平之重要

橋樑」并提及爲「加強及擴展二國間之關係而在科學、文化及藝術方面」簽訂文化協定。此外，尙邀請「阿富汗國王莫哈默德·察希爾陛下，及總理沙爾達爾·莫哈默德·陶特殿」在適宜之時間訪問蘇俄。至阿富汗國王早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已會訪問蘇俄，當時係由其外交部長沙爾達爾·莫哈默德·奈依姆伴隨，並與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從事洽談，由俄方協商探勘阿富汗北部油源工作之協定即係該次會談所簽訂，雙方且同意簽訂有關蘇阿邊境問題之條約，以及合作利用邊境之河流等。一九五九年九月中，阿富汗外長並訪大陸匪區。一九五九年五月及一九六〇年四月阿富汗總理陶特二度往訪莫斯科。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阿富汗國會代表團在人民會議議長莫哈默德·諾羅次之率領下訪俄。在莫斯科以八種文字出版之「新時代」於阿富汗獨立紀念日曾出以「蘇聯與阿富汗」爲標題之附刊，然未提及二國之友誼而竟特別強調俄帝專家參加阿富汗建設之偉大貢獻謂：「蘇聯專家參加越過崇嶺之興度庫什（Hindukusch）大公路之築造，爲柯史卡—赫拉特—坎達哈（Kuscka-Herat-Kandahar）公路（全長七五〇公里）奠基。由蘇聯專家訓練完成之各類

阿富汗工人及工程人員已逾千人，並以其他方式訓練阿富汗之專業人員。在阿富汗北部蘇聯專家對於石油探勘獲有偉大成果，彼等訓練熟練之石油工人以應需要。現有一組阿富汗工人及工程人員正在蘇聯之阿賽拜疆石油區從事實習」（註六）。該文又述及藉蘇俄協助而達成之計劃計有：「石油庫八所，在喀布爾之大型麵包工廠及柏油暨混成原料（即水泥）工廠各一，長達七十公里之灌溉運河，發電量達一一千〇〇〇瓩之水力廠一所，以及若干小型運河、隧道及橋樑。另參加汽油庫、倉庫及工場之建造」。此種論調，無非使阿富汗人轉移其對政府建設之成就爲直接感佩俄帝之協助並對內誇稱其侵阿進展之速而已。

八、致力「文化交流」：

在所謂「文化交流」方面，俄共工作甚爲積極。蘇俄選擇符合阿國羣衆所好之影片運往放映，並有蘇俄及大陸匪幫之所謂「人民藝術團體」前往表演。由俄帝以波斯及巴什土二種語言播出之節目甚受阿人歡迎。竭力使阿富汗往俄之訪問者引起對蘇俄之「驚嘆」，俾獲深刻之印象，歸後自動代爲宣傳。一九六〇年初，成立「阿富汗—蘇聯友好協會」（註七）。俄帝爲使阿人增加好感，並促共產集團各國參加對阿之貿易。現各附庸國等購買阿富汗之棉產達百分之九十，獸皮獸毛達百分之五十，以及其他農產品等。

上列各項，僅爲犖犖大者，益以俄帝長於欺騙，僞裝「親善」，遂使落後之阿富汗朝野雖吞「糖衣毒藥」引狼入室猶不知悟。俄帝在阿所遭之阻力，僅宗教方面敵視，但力量甚爲微弱；少數有智之士固瞭解國家命運已操於俄帝掌握而欲選擇個人自由與國家自主之途，然由於人民知識欠高，社會情形困窘，故日久後阿富汗難免成爲共產主義滲透之溫床。

貳

俄帝侵略之慣技，每先以各國之共產黨徒爲工具，滲透顛覆，奪取政權。對於工商發達國家以城市爲據點，向鄉村發展，對於落後農業國家，以鄉村爲溫床，向城市包圍。但對阿富汗何以作風殊異？其原因似不出下列諸點：

- 一、有必須獲得之原因：阿富汗爲伊朗高原之一部份，東接我國大陸及印度，南界巴基斯坦，西連伊朗，北接蘇俄。北部山嶺綿亘，南部沙漠浩渺，對俄帝言，在戰略上實有極大之價值，蓋阿富汗與俄帝邊境相接達二千五百公里之長，若爲俄帝掌握，則熱戰中退可以守，進可以攻。所謂守，不僅可爲俄境中亞心臟地區之天然屏障，且阿境南爲沙漠運輸補給匪易，北均峻嶺，原子武器威力難

展，以極少數之部隊即足阻攻西方大軍於境外；所謂攻，則南出巴基斯坦，西窺伊朗之側，均為居高臨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設阿富汗參加民主集團，則前述優勢盡失，民主國家於熱戰中即可以之為基地，與在伊朗及土耳其各基地形成包圍之勢，藉阿富汗北部高原之利，直拊蘇聯之背矣。除熱戰中阿富汗之易守難攻外，在冷戰中俄帝亦可據之為侵略巴基斯坦及伊朗之基地，徐圖達成進出阿拉伯海及波斯灣深入印度洋之野心。

二、無速取之必要：阿境地形固屬複雜，民性尤極强悍，昔為英俄緩衝國時，英人屢擬入侵，均遭挫折，俄帝有此前鑒，况俄阿之間尚無惡感，為免徒勞無功甚至弄巧成拙，自寧捨武力而以智取，如訓獸師之對猛虎，使之樂於就範。

三、富宣傳方面之價值：俄帝久欲覓一不藉共黨暴力而與合作甘被利用之國家，藉以證明其「扶助弱小」及可以「共存」等謠言之可信，然由於各國均知其糖衣毒藥之可怕，至難得逞。惟阿富汗既極落後，對英復無好感，遂入術中；阿富汗又為政體不同之王國，為俄帝可遇難求之機會，自更極力拉攏，俾充分發揮「扶助弱小」可以「共存」等虛偽之宣傳作用。

迄今為止，似不能否認俄帝對阿富汗之謀略已有可觀之成就，因：（一）業將雖持「中立」之阿富汗，自民主集團爭取而使之傾向俄帝；（二）造成阿富汗在經濟上軍事上必須依附俄帝之情況，並以所謂「文化交流」等方式將一般阿富汗羣衆之頭腦中原有反共意識漸予消除；（三）不論熱戰冷和，目前之阿富汗均將親俄，民主國家倘加壓力，則必投入俄方，對民主國家誠屬不利；（四）俄帝在阿富汗雖無共黨組織，然並非如阿人所思之確無野心，實因王室既與合作，其便掌握猶甚於東歐附庸國家，故無組織共產黨之必要。但所謂「蘇聯專家」中，實有大批潛伏份子，以不露形跡之方式隨時指

揮；俄帝在阿富汗之各種建設，均與備戰有關，必要時不難佔其全境，阿富汗之「中立」名存實亡，俄帝已收無名有實之利；（五）俄帝表面上極力尊重阿富汗之中立，僅爭取與之合作並予以援助。美國等與阿亦有邦交，且為爭取計，亦予經濟等援助。因而使若干落後國家認為親俄可以左右逢源，反共則無異進入牛角，其實如美國對阿之援助實無異為間接援俄。

因阿富汗地處偏僻，對於世界全局之影響不大，但其中立親共之現狀，已使若干原本反共之國家對俄態度亦漸轉變。例如巴基斯坦已於二月間接受俄帝三千萬美元之貸款協定，俄方允其分十二年以盧比歸還，由俄助以設備與技術在巴基斯坦東部西部探勘石油，本（四）月內所謂蘇俄之專家又可去巴基斯坦矣！

俄帝現正以對阿富汗類似之謀略向拉丁美洲及非洲新興國家採取攻勢，尤其對非洲國家稱英法為殖民帝國主義者，挑撥其舊恨，誣美國為資本帝國主義者，離間其情感，以扶助弱小民族合作者自居。非洲新興國家之民智與社會情形有猶不及阿富汗者，因之自易受其欺騙。在民主與共產對峙之現局下，多一中立國家即為我方之不利，多一親共國家更為我方之損失，此誠民主集團不可不加重視且應速謀對策者。民主集團之弱點乃配合不佳及受所謂「帝國主義」之捏誣，故惟有以歐美之資本技術，由素無侵略事實且現正遭受赤禍之我國出而協助拉丁美洲尤其非洲各新興國家之建設，始為反擊俄帝此種攻勢謀略之上策。

(註一)見莫斯科出版之「蘇聯百科全書」第二版第三冊第五〇三頁。(註二)見莫斯科出版之「蘇俄百科全書」第二版第三冊第五〇二頁。(註三)見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及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東柏林出版之「新德國」。(註四)見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莫斯科出版之德文版「新時代」附刊。(註五)見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莫斯科出版之「真理報」及一九六〇年三月十日波昂出版之「今日蘇聯」附刊。(註六)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出版之德文版「新時代」附刊。(註七)見一九六〇年三月三日莫斯科出版之「蘇聯」。